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超级智能



本书编委会编

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超级智能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《中外科幻故事丛书》编委会

藏书章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级智能/《中外科幻故事丛书》编委会编·一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(中外科幻故事丛书)

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

ISBN 7-80112-029-9

I . 超…

II . 中…

III . 科学幻想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 . 114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:100006)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

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78千字 印数: 0001—3000

(每套50本) 总定价: 380.00元

目 录

- 机器人有各种类型，有助手型、重体力型、导师型、宇宙航行型等等。好朋友想机器从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
多伦叛乱 (日) 矢野徹 (1)
万能脑袋侦破记 (英) 阿列克山大 (7)
真假谢廖扎 (苏) 韦尔季斯托夫 (17)
奇父异子 (日) 小松左京 (26)
天堂里的陌生人 (美) 阿西莫夫/高文 (49)
苏艾玛 (苏) 德涅普罗夫/王庚虎 (83)

也许你会这么怪了：不写书怎会这样呢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女儿，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。从此只有我一个和平的清贫。亲近我，他今年 50 岁了，一个大笨不识字，说来犯气，就这么一个朋友能成气候吗？我有一只爱犬佩斯，可惜它不会说话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可以足膝谈心、互相鼓励的朋友啊！

一天，我独自去爬山，把剩饭给了爱犬佩斯。回家途中，空中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我吓坏了，抬头一看，一辆航天车冒着烈焰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炸了个粉碎。我撒腿就跑，躲在路旁的草丛里。只见航天车的残片像下雨似地纷纷落下来了。我抱紧脑袋，蹲在草丛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不久，周围静下来了。我睁开眼看，一个大纸箱躺在面前，纸箱里的海绵散了一地。我好奇地打开纸箱，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最高级的机

多伦叛乱

机器人有各种类型，有助手型、重体力型、导师型、宇宙航行型等等。但朋友型机器人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看看我的一段经历就知道了。我叫信夫，住在松本市，是日本机器人制造公司的装配工，我很喜欢工厂，但是车间里的人好像都疏远我，这使我很恼火。如果大家是因为我蠢得不可救药才不理我，还情有可原，可是我的活儿干得最出色。我真想把这些背地里尽说别人坏话的家伙狠狠地揍一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我的父母还健在的话，我一定能上高中，性格也许就不会这么怪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成了孤儿，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。从此只有一个叫吾平的清洁工亲近我，他今年 50 岁了，一个大字不识，说来泄气，就这么一个朋友能成气候吗？我有一只爱犬佩斯，可惜它不会说话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可以足膝谈心、互相鼓励的朋友啊！

一天，我独自去爬山，把剩饭赏给了爱犬佩斯。回家途中，空中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我吓坏了，抬头一看，一辆航天车冒着烈焰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炸了个粉碎。我撒腿就跑，躲在路旁的草丛里。只见航天车的残片像下雨似地纷纷落下来了。我抱紧脑袋，蹲在草丛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不久，四周静下来了。我睁眼一看，一个大纸箱摆在面前，纸箱里的海绵撒了一地。我好奇地打开纸箱，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最高级的机

器人用的微型“多伦”，也就是电脑。我抓起一个像皮球大小的多伦，塞进口袋里跑了。

虽说多伦都付了高价保险费，但丢掉一只也是非同小可的。幸亏没有人发现是我藏的，人们还以为是某个国家的工业间谍偷的呢！我藏的 TY380 式多伦有惊人的性能，一块小小的集成电路上，竟能储存 30 册百科辞典的内容。但在输入知识之前，每个多伦都必须在工厂的“记忆室”车间先输入机器人生学“三定律”，即不伤害人类，当人类受伤害时，不得坐视不救；绝对服从人的命令；只要不违反一、二两条，不得自我毁灭等。我藏起的这个多伦还没有输入这种信息，我想，不懂三定律的机器人闹起事来一定很有趣。

一天工厂休息日，我带着爱犬佩斯去散步，佩斯挣脱铁链跑了。它刚刚跳到铁轨中间，偏巧这时火车隆隆地开过来，佩斯吓傻了，好像被人施了催眠术，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。我拼命叫喊，它毫不理睬。这下可完了，佩斯准没救了。我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刹那间，一个人飞身跳上铁轨，抱起佩斯滚到铁轨外面。原来是吾平！这样的人却经常受别人的白眼，大家管他叫傻瓜。我不认为也从来不叫他傻瓜，也许就因为这个，大家才恨我吧。

要博得别人的尊敬、爱戴，首先自己要有力量。我这个没有文凭的工人就没有人瞧得起，不管我怎么用功都没用。我左思右想拿定了主意：我为什么不利用多伦呢？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深夜，我拿着那只多伦悄悄溜进了“记忆室”，我让多伦记住我的姓名、面容、身体的气味以及我的声音和思想，我命令它只尊敬我，爱我一个人。然后，我把它混放在厂内等待安装的那些多伦之中。

工厂里所有的多伦都已装进了机器人的脑袋里了，这下子机器人出货部可热闹了。有一个机器人自己动了起来，谁的话也不听，径直朝装配车间走去。我猜想这就是我的多伦，便吼了一声：“站住！你干什么！”果然它站住了，向我鞠躬行礼。对别人，它一概不理，真是好样的！

机器人头部都要装上无线电收发两用机，我的多伦用无线电波向其它机器人发号施令，把厂内所有的人都赶进了仓库，只有我除外。我的多伦还派了2台机器人守在仓库门口，谁也不许出来。这下子可痛快极了，平时疏远我的家伙又哭又叫，苦苦哀求我去通知警察。我才不干呢！你们不是大学毕业生吗？有本事自己去找。

多伦能记住世界上所有的菜单，它按顺序做出来给我吃，烤香鱼和烧乳猪也拼在一块了，这倒是从未尝过，大概烹调书过时了。我开心地吃着，佩斯也跟着我大饱口福。不久警察到厂里来了。可能是家属见亲人未归通知了警察。一位傲慢的警官走过来，“喂！其他人呢？”他用手戳着我的肩吼道，“快说！”话音刚落，我的多伦赶过来，二话未说，抓起警察朝外扔去。只听“哇”的一声惨叫，警察摔死在水泥地上了，活像一只青蛙。多伦干得太过火了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“多伦，别干得太惹眼，”我十分担忧地说，“等我出去以后，再收拾这帮人。”多伦点点头走了。

大家怀疑我和多伦事件有关，警察发来传票我被指控为嫌疑犯，押进拘留所。多伦得知消息赶来了，要求释放我。警察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：“多伦兄，有什么事呀？”“机器人上警察署闹事，成何体统？”一位多嘴的警察还说走了嘴：“你有本事把信夫弄出去吗？”多伦被惹恼了，挥舞双臂朝警察打去，四

个警察应声倒地。警察们吓傻了，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多伦将铁栅栏捣破，把我放了出来。

我和多伦逃出警察署后，松本市无线电台和电视台立即播送了一条惊人的消息，说警察正全力以赴地追捕一台会袭击人的疯狂机器人，日本机器人制造公司 17 岁的装配工中村信夫与此案密切有关……这一下，全市的警察都出动了，趁多伦给我弄东西吃的工夫，盯梢的警察跳出来逮捕了我。我再次被带到警察署。他们吆喝我，让我把机器人交出来，然后要肢解它，我毫不含糊地拒绝了。多伦已成了我的忠实朋友，即便处死我，我也绝不出卖朋友。

我一直受警察“保护”。“保护”这个词儿听起来挺甜，其实是监禁。我正纳闷多伦怎么还不来救我。不想，收音机又播送了一条可怕的消息，说疯狂机器人宣布，谁胆敢伤害中村信夫，就立即会解谁。目前，它正在松本市策划机器人暴动，如果阴谋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恐怖笼罩了整个城市，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消息。记者、摄影师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，警察署由自卫队士兵守卫着，门口安装了几十架电视摄像机。记者们要会见我，被署长谢绝了。

警察用喇叭高声命令机器人听从人的命令，然而全市的喇叭都响起了多伦的声音：“我只听信夫的命令。机器人不相信一般人，只相信像信夫那样优秀的技师，像信夫那样懂得机器人心理的科学家。”我感动得热泪直流。警察们这才醒悟过来：看来，对年纪轻、没学历的人同样不能小看。他们态度大变，不再把我当成 17 岁的毛小子了，让记者把好几台摄像机抬进警察署，对着我调好了焦距。播音员问我问题，我说：“对一个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尊重！”说完扭过头去，不再理他们。

一个记者骂我装腔作势，还未等我回答，收音机里立刻响起多伦的声音，请示我是否需要把那位说粗话的记者肢解了？那记者吓得顿时脸色煞白，“救救我吧，信夫兄！”电视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场面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决定开开玩笑。“多伦，等一等，”我故意吓唬那位记者说，“肢解这种活随便哪天干都行啊。”我建议多伦先去搞个调查，和有关方面的计算机取得联系，查查这个家伙是否犯过罪。一分钟后，多伦报告：“此人在年底互助金募捐运动中，贪污现款约 900 万。还有过诈骗行为……”警察立即把那位要逃跑的记者逮捕了。

几十名研究机器人的专家被请来辨认多伦，都束手无策。警察不敢对我施加压力，怕被多伦肢解，只好哀求我劝劝多伦。见我不干，又威胁说把机器人全杀死。我说：“请便！”这帮自以为了不起的先生们，他们哪里理解，机器人也是以尊敬、同情跟人联系在一起的。

街上的喇叭传来了多伦的最后通牒：再不释放信夫，就攻打警察署。警察不甘示弱，全钻进了装甲车。多伦发布命令：“攻打装甲的前轮！”话音未落，一群小甲虫似的微型坦克冲上前去，小钢炮一开火，装甲车立时粉身碎骨。“机器人对人类的街垒战打响了！”“机器人军队的微型坦克刚才毁掉了警方的装甲车！”播音员乱哄哄地嚷了起来。日本机器人制造公司的技术员和领班也来了，“信夫，跟机器人交朋友，这没有错，”领班目光敏锐地盯我一眼说，“但不能因此背叛人类，否则你就不配作人！”真是胡说八道，我没有理他。领班出主意说，只要把领头的电脑卸掉就完事了，警察署长一听这话，“唰”地抽出手枪，逼着我向机器人喊话，命令多伦把手举起来。我本能地喊了一句：“多伦，把手举起来！”多伦果然举起了手，随即又慌

慌张地放下了，大概是它听到了我的声音又同时猜到了对方险恶用心的缘故。这时，20几个机器人一齐举起了手，都说自己是多伦。领班的跳出来，企图强行卸掉机器人的电脑，多伦一拳就把他打倒了。这时，傻瓜吾平跑了出来，我心里一怔，情不自禁地边叫边跑上前去：“多伦，慢来！”多伦举在空中的手一下子停住了。我奔到它身旁，它明白我的意图，一屁股坐下来。“请吧，信夫！”我伤心地抽噎着拆开了多伦的头部，取下电脑。

我的多伦在日本机器人制造公司被彻底地肢解了。第二天，我走在路上，一个机器人突然走到我身边，悄悄对我说：“信夫，我是多伦呀！”原来多伦的电脑里已储存了机器入学三定律，现在又重新使用了，但我教给它的知识，工厂却忘了把它洗掉了。

万能脑袋侦破记

特别任务

伦敦一家剧院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这是魔术大师马斯特曼教授在为观众进行精彩的魔术表演。

舞台上，身穿黑色礼服的马斯特曼正极有兴致地表演难度更大的戏法——绝妙的记忆术。突然，一声枪响，马斯特曼教授倒在了台上。开枪的男子奔出了剧场。一位医生奔上舞台，仔细地检查了教授的瞳孔，向报幕员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街上报贩已喊开了：“剧院谋杀案！请看详细报导！卖报！卖报！”

此刻，特工员约翰·卡斯泰正准备到伦敦司令部去。因时间还早，听到报贩的叫喊，他就随即买了一份报纸，浏览起来：

“昨晚伦敦一家剧院内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。正当魔术师马斯特曼在表演他的记忆术时，一个陌生的男子走上舞台，递给魔术师一张写有长长数字的纸，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头四个数字是 4976。正当马斯特曼想回忆这纸上的数字时，这陌生人突然开枪打死了他。”

卡斯泰思索着把报纸翻到另一版。啊！这一版消息更惊人：

“目前英国有 1000 台计算机停止了工作，全世界有 2.5

万台左右的计算机停止了工作。计算机没有损坏，也没有毛病，科学家们感到费解……计算机的制造者必须对这个问题找到答案！”

多么奇怪呀！卡斯泰想。他看了一下表，立即向司令部走去。此刻，司令部行动局局长正等着他。

行动局局长交给卡斯泰一项特别任务——明日动身去多利福罗斯岛。局长告诉卡斯泰：“这岛上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你必须弄清真相。两年前，美国人买下了多利福罗斯岛，并在岛上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，并取名为‘DOT’。这台计算机不需要专门的程序，它能自己进行工作，可以把信息传到许多国家。管理‘DOT’的美国人叫鲁道夫·P·哈德倍克。眼下，许多计算机的失灵可能与‘DOT’有联系。而关于‘DOT’的管理人哈德倍克我们一无所知。这是一次艰难的侦察任务呀！”局长感慨地说。

“两天前，”局长继续说，“马斯特曼曾给我一长串数字，现交给你，希望你能记住它，也许这次去多利福罗斯岛需要它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局长说，“奇怪得很，是吗？我认为我们可以称这次行动为‘万能脑袋的侦破’。祝你顺利，卡斯泰。”

第二天，卡斯泰按计划出发了。他于深夜乘潜艇到达多利福罗斯岛。上岸后，他仔细查看着地形。突然，他看到海滩上有个人影，身穿一套银白色服装，正向他慢慢走过来。卡斯泰站着不动，而人影愈来愈近。当他走到离卡斯泰很近时，又突然转过身朝海湾走去。卡斯泰想，他准是岛上的警卫。

卡斯泰从岩崖上往下面的沙湾爬去，不料一块大岩石掉进水里，发出很响的声音。那卫兵听到声音，直向卡斯泰这儿跑来。卡斯泰迅速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海里，同时他悄悄地潜入

海水。卫兵直向海水中走来，正盯视四周，卡斯泰一下将卫兵摔入海水中，没几分钟，那卫兵就被卡斯泰淹死了。

卡斯泰将卫兵拖上岸，把尸体藏入岩洞后，迅速换上卫兵的银白色服装爬到了岛上的一座小山上。忽然，岛上到处闪烁着红灯的光，红灯每3秒钟闪一下，每次闪光之前都发出刺耳的叽叽声。这种声音奇怪而又不真实，听起来好像一个男人在说“遇敌警报遇敌警报”。不一会，岛上到处人声鼎沸，红光继续闪烁，“遇敌警报”的叽叽声继续发出。

“敌人在你们中间，敌人在你们中间。”突然，卡斯泰又听到了如此的电子哗啦声。卡斯泰开始紧张起来，心想，这一定是岛上的警报系统启动了。怎么办？

正当卡斯泰思虑如何对付时，“遇敌警报系统”又发出声音：“行动！行动！”卡斯泰向山下看去，只见卫兵们已从四面八方朝他这边爬上来了。10名卫兵站成一个圆圈包围了卡斯泰，他们举起枪对着他。

卡斯泰左顾右盼，惊慌失措。他暗想，这些人要将我像狗一样杀死了。

就在这时，岛上所有红灯熄灭了。紧接着一阵尖尖的声音发出：“把活的俘虏带来。别杀俘虏，别杀俘虏。”

卫兵头目立即高喊：“停止！放下枪。你们听到主人的话了吧，他要活的。我们必须等待信息。”

主人的指令

“感谢‘主人’。现在我仍然有逃命的机会。”正当卡斯泰这样想的时候。他又听到温和的叽叽声：“送1号警区——哈德倍克组。”

两个卫兵上前搜查卡斯泰并缴了他的枪，然后 10 名卫兵簇拥着他一起下山。卫兵头目领着路。卡斯泰被带到了 1 号警区内。

“我的名字是鲁道夫·P·哈德倍克。”一个高大的男人彬彬有礼地说。

我叫阿来·辛帕森。”卡斯泰回答说。

“唔，阿来·辛帕森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一名教员，我在梅考诺斯岛教英语。昨晚搭船出来，遇到风浪，船沉没了，我就到了岛上。这是什么岛？”

“一个很动听的故事，辛帕森，但我不相信。”

“辛帕森，你现在是在多利福多斯。这个岛属于美国政府。美国政府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来这里。”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一点。”卡斯泰说。

“我管理这个地方。”哈德倍克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，“我是负责人。我们这里有很多计算机，最大的计算机名字叫 DOT，我们都叫 DOT ‘主人’。不过，当然，我是主人。”

“为什么你把一切告诉我呢？”卡斯泰问。

“因为你不久就要被处死。”

“但是请你务必相信我，我是一名教员，我在梅考诺斯一所学校里工作，我不想来这里。”

这时，卫兵敲门送来了卡斯泰的潜水衣。哈德倍克笑笑说：“你还说你是一名教员吗？现在我怎么能相信你呢？你是一名秘密特务，有人派你到这里来的。”

卡斯泰保持沉默。哈德倍克继续说：“有人派你来的。现在全世界的计算机都停止了工作，对吗？是我停止了他们的工作。目前我是岛上的主人，不久我将是世界的主宰者，哈哈

……”他狰狞地大笑，突然又厉声地问道：“你来这干什么？”

卡斯泰仍然沉默不语。哈德倍克说：“你说不说，都没关系，明天就要你死，陌生人是不允许在这个岛留下的。”

次日早上4点，哈德倍克突然来到卡斯泰的房间，尖刻地说：“在2小时内我们要把你放进死舱，这是一种缓慢的处死。”

2个小时过去了，卡斯泰被两名卫兵带到了一艘大的机动船上。哈德倍克和八名卫兵已到船上。船上有一只奇怪的金属容器，两名卫兵正在打开很重的金属门。哈德倍克对着卡斯泰狰狞大笑：“进去吧，这个舱慢慢地进水。4个小时进满水，然后沉到海底。这是一种缓慢的死法。再见，我的朋友。”

卡斯泰在舱内想尽了办法，力图逃出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海水已渐渐灌入舱内，处死舱在逐渐下沉。卡斯泰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可是没有人听得见，而水却愈涨愈高！

哈德倍克返回岛上，正得意地狞笑，突然，他房间的红灯闪起光来，一会儿传来刺耳的叽叽声：“把活的俘虏带给我，把活的俘虏带给我！”声音相当急促，“我是主人。现在主人在发令。立即营救俘虏，带来见我。绝无它令！绝无它令！”

“是！主人。”哈德倍克迅速带了八名卫兵，登上了船。哈德倍克命令说：“立即打开电视监视器。搜寻处死舱。快！卡斯泰在20分钟内就要死了，现在水已到他的脖子上。”

卫兵们全力搜寻，终于发现了处死舱，迅速救出卡斯泰。然而，卡斯泰已不省人事。两个卫兵立即给卡斯泰进行人工呼吸；几番努力，卡斯泰才睁开了眼睛。

卡斯泰抬眼一看，哈德倍克正站在他的身边。“噢，是你？”

“不错，”哈德倍克说，“我们刚刚把你救活，主人要我营救

你，主人认为你能提供我们重要情报。若你不肯给我们情报，你肯定要被处死的。”

这时，卡斯泰并没有注意哈德倍克的话，他笑着，他高兴能活下来。

第二天早上，哈德倍克和两个卫兵带卡斯泰来见 DOT 主人。

卡斯泰进入大楼后发现，房间沿墙壁一周都是机器，一块屏幕上有很多大的数字，每一分钟这些数字就变一下：29320——29321——29322。

“这些数字是什么？”卡斯泰问。

哈德倍克大笑道：“现在我们是在中心控制室，每一分钟，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就有一台计算机停止运转。这是 DOT 在给一架计算机发出信息，要它停止工作。现在是 29323，也就是第 29323 架计算机停下来了。不久以后，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都将停止工作，然后我将主宰全世界。”

突然，在他们头上出现一道红光，红光忽闪忽灭。他们又听到了刺耳的叽叽声：“哈德倍克，我尚未发出命令，你为什么把俘虏放进处死舱？”

“因为这里由我发号施令，我负责！”哈德倍克十分愤怒，大声吼叫，“你以为你在管理，其实你只是一架机器而已，”哈德倍克涨红了脸，“我们既可造出你，也可以捣毁你。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捣毁你。”

“斯金纳组卫兵 8732 消灭哈德倍克。”这声音命令说。一扇门突然打开，进来一个卫兵，他举起枪就打死了哈德倍克。这声音重复道：“只有一个主人。我是主人。”静了一会，这声音说道：“俘虏，现在进中央控制室。”

一切恢复正常

卡斯泰走进控制室。房间十分狭小。在他对面的墙上有一台计算机，计算机的顶上有这么几个字：国外数据传输——控制室。他观察着，等待着。突然，他看到一束光线发自计算机的中心的圆洞，这个圆洞像一颗大的玻璃眼。卡斯泰向四周张望，他期待着什么人出现。此刻，红光自计算机圆洞一闪一闪，并发出声音，“我是主人。你是在主人面前。我是主人。”

“你的名字不是辛帕森，”这声音说，“你不是教师，你不在梅克诺斯工作，你是一名秘密特工人员。你的名字是约翰·卡斯泰。伦敦司令部的行动局局长派你来的。你要毁掉我。”

这架机器知道每一件事情，卡斯泰想。他看着机器中心的大红玻璃眼睛说：“是的，我是卡斯泰，但是我不是来捣毁你的。我来摸情况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这声音说，“你们想弄清楚计算机停止工作的原因，对吗？”是我正在停止所有计算机的工作。你要情报，我已作了安排。你将接替哈德倍克的工作，成为我的代理人。但你必须听我的，否则，我将会像对待哈德倍克那样对待你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，主人！”卡斯泰说，“我现在正聆听你的指示。我该如何做？”

“现在听着，”这声音说：“你要情报，所以讲给你听。五年前工程师们建造了 DOT。他们是很聪明的人。设计 DOT 的工程师来自伦敦，两年前，因与哈德倍克发生了争吵就离开了此岛。

“你知道，”这机器继续说，“哈德倍克是负责人，是美国政